

## 役物而不役於物



台中中州社林遠宏  
CP Medico

每當看到我握著禿筆，搜遍枯腸，還寫不出一個字來，不少朋友總是會勸我：現在寫文章不假手於電腦已經落伍了，裡頭什麼樣的辭藻、典故、成語等，應有盡有，方便省事，哪還有人像你拿著筆塗鴉？說的也是，難怪我一篇文章快則兩三天，有時一個禮拜還交不了卷！不過辛苦雖然辛苦，長年來我還是有我的堅持。有人或許會認為我冥頑不靈，不肯接受新的事物，要不然就是還活在過去，無法與時代接軌。這樣的指責我不敢全然否認，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我堅持役物而不為物所役。

台中市的基層診所我算是開風氣之先，30多年前我就花了四十萬元裝設一套只有40 mega容量的個人電腦。由於我很早接觸電腦，吃過電腦之虧也比別人要多，身受其害後得出一個結論：電腦只能當成一種工具，供我們使用在煩雜、單調、不用思考的事務上，它絕對無法完全取代人腦，去執行唯有人腦才能勝任的工作。因此，我家的電腦只用在申報煩不勝煩的健保作業，其他就儲存一些我個人的資料與相片而已。

健保局朝令夕改，法令多如牛毛，如果要跟上他們的腳步，我可能要放棄臨床工作，專心研究電腦不可。為了獲取十元的報酬，我得花費100元的精力去與電腦周旋，豈不作繭自縛？因此，我再也不碰電腦，每個月花點錢，交由電腦公司負責程式的維護，電腦只能是我使役的工具，我絕不淪為電腦的奴隸。

單單利用電腦做些制式的工作，有時就會被它牽著鼻子走，如果利用它來寫文章，哪還得了？林語堂提出作文六要訣：「文采文理之為物，以奇變為真，以得真為主。得真則奇變，奇變則文采自生。」換言之，寫文章什麼都可變，也應該要變，唯一不可變的就是文理要真，否則文采不生。如何才能不失其真？他說：「發抒性靈，斯得其真，得其真，斯如源泉滾滾，不舍晝夜，莫能遏之！」他舉例說明：「潭壑溪澗未嘗準以營造法尺，而極幽深峭拔之氣，…風吹雲變而錦霞生，霜降葉落而秋色變。…故凡天下生物動者皆有其勢，皆有其美，皆有其氣，皆有其文。」也因此寫文章最忌諱的就是：「作文章規範以自繭，筆法章法以自縛，仁義道統以自繩，是非毀譽以自戒。」似此將自己綁得動彈不得，最後當然是斷喪文章的性命，桎梏文章的性靈，使之不動。

可見，寫文章的要訣在於得其真，取其動，求其變。我認為利用電腦來寫文章，就好比隔靴搔癢，非但不能把握「得真、取動、求變」的要訣，反而礙手礙腳，使得流利的筆尖揮灑不開。蘇軾詩云：「作詩火急迫亡逋，清景一失後難摹。」適才所見之景致，就像追捕亡命之徒一般，若不趁著記憶猶新，火速將它記下，一轉眼就會消失無蹤。陶潛詩云：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」陶淵明悠然自得地在東籬下採菊，無意中見到

了南山，凝眸於山間的日落美景與飛鳥還巢之樂，頓時境與意會，體悟了人生的真意，欣慰無比，沒想到只顧著陶醉在此美景中，稍一蹉跎，等回過神來，要記下此真意，卻已忘掉了剛剛的意境，而言不盡意。偉大的詩人尚且難以捕捉剎那的意境，更何況吾等泛泛之輩。試問，瞬間的靈感當下要提筆作記都有困難，等打開電腦，準備就緒，靈感豈不早就逃之夭夭？

再者，電腦對心靈的戕害，亦不容我們等閒視之！莊子〈天地篇〉記載一則故事：子貢南遊到楚國，經過漢水，看見一位老人抱著一個甕，從井中汲水去澆溉菜圃，不但辛苦而且事倍功半，於是告訴老人，有一種叫「槔」的抽水機械，既省力又方便。老人聽後變了臉色，笑著對子貢說：「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，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，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，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為也。」老人對於以槔取水的機事並非不知，而是羞於為也，說得子貢滿臉愧色，無地自容。

電腦是現代科技最傲人的外物，可說是老人所指的「機械」，它有細數不盡的功能，使得人手一機，人們利用它的功能，去做出它所能代勞之事，此謂之「機事」。久而久之，人的思考、行為、能力就受其左右，而改變了人的價值觀。原本必須經過一道道演算過程，才能得出答案的數學難題，現在只要按幾下按鍵，答案就出來了。過去要讀很多書，融會貫通，才能旁徵博引，嘔心瀝血，寫出一段動人的章節，現在電腦裡頭的資料應有盡用，隨便拚湊合成，一篇現成的文章就可完稿。在這過程中少了思考的激盪，更不用血汗的付出，十年寒窗變得一文不值，誰還肯於孜孜演算、秉燭夜讀？這種投機取巧的行事態度就叫「機心」。

人一旦有了機心，純白的本性就變質了，心為物役，再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人，人只剩四肢，頭腦卻已被外物取代了。由於外物變幻莫測，人對它的依賴又愈來愈深，終而無所適從，心蕩神馳，混淆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這就叫「神生不定」。就以時下最通用的手機為例，廠商不斷

地推陳出新，上個月還是最新產品，這個月已經變成了古董，為了趕流行，告貸也要再去買一支新品，如此因循苟且，罪惡由是而生。我就像子貢所遇到的那位老人，並非不知電腦的好處，而是堅持要當自己的主人。

寫文章如果只為了應付稿債，電腦不失為一種利器；如果純粹為了興趣，旨在於享受抒情敘懷之樂，電腦有可能變成破壞這種雅興的工具。阿爸老來持齋茹素，吟詠自娛，每每看到他出神地搔首弄耳，托腮頷首，只為了一句詞，蕩筆矇目地琢句了老半天，偶或推敲出一個妙不可言的字來，便會搖頭晃腦，自吟自哦地詠之再三，那股樂不可支的神情，幾乎到了渾然忘我的境地。這也難怪五柳先生會說：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。」

處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，人為了追逐日新月異的外物，不得不張皇耳目，實在無暇回頭來問問自己究竟是誰，最後儘管學富五車，卻已模糊了方向，雖然坐擁世界，卻遺失了自己。我是位從事臨床工作的醫生，1997年間，一時興起接下了台中中州扶輪社創社社長的重擔，並同步發行了「中州社刊」。為了社刊的永續經營，搖筆桿變成了我業餘工作。起初不免寫得很辛苦，但十多年來我慢慢在苦中摸索出作樂之道，現在已經變成我生活中固定的消遣。一張紙、一支筆，寫了又塗，塗了又寫，在字雕句琢中我忘掉了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在精推細敲中我敲開了緊閉的心扉，得以有機會真正地面對內在深層的自我。這些久被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性靈一經敲開，那股內蘊的真感情頓時狂瀉而生，不舍晝夜，莫能遏之！那份舒暢、喜悅、滿足，豈止是欣然忘食所能形容？

無可否認，電腦能為我做很多事情，但就算它有通天的本領，也直探不了我內心深處。因為它取代不了那枝能夠開啟我心扉的禿筆，也少了那張容我以真感情塗塗抹抹的稿紙，當然也就無法提供我寫作的樂趣與文思的泉源。因此，十多年來我堅持役物而不役於物的原則，始終不用電腦來寫文章。